

普遍泛心论、普遍物理主义与新组合问题

Universalist Panpsychism, Universalist Physicalism and the New Combination Problem

王晓阳 /WANG Xiaoyang 林崧驰 /LIN Songchi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摘要: 泛心论虽然近年来受到了诸多学者青睐, 被认为有望推进意识问题的解决, 然而大多数泛心论者目前仍为组合问题所困。普遍泛心论是泛心论的一个最新进展, 它声称可以经由对构成性泛心论的标准定义进行改进, 从而避开组合问题的困扰。本文首先考察了普遍泛心论的两个主要的理论版本——高夫方案和勒洛夫斯方案, 并表明普遍泛心论即便能避开(旧)组合问题的困扰, 也将会遭遇一个“新组合问题”, 其次构造了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物理主义(普遍物理主义), 最后论证了普遍物理主义不但成功吸纳了普遍泛心论的优势, 而且可以有效避开新旧组合问题的困扰, 因而能为意识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希望。

关键词: 意识问题 普遍泛心论 普遍物理主义 新组合问题 心灵哲学

Abstract: Although panpsychism has gained considerable favor among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and is regarded as a promising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most panpsychists—particularly proponents of constitutive panpsychism—remain troubled by the combination problem. Universalist panpsychism, a recent advancement in the field, claims to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by refining the standard definition of constitutive panpsychism.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two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universalist panpsychism—the Goffian Solution (GS) and the Roelofsian Solution (RS)—and argues that, even if universalist panpsychism can evade the traditional combination problem, it inevitably encounters the new combination problem. Subsequently, the paper introduces a new form of physicalism, universalist physicalism,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is framework not only successfully incorporates the strengths of universalist panpsychism but also resolves both the traditional and new combination problems, thereby offering a promising pathway toward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Universalist panpsychism; Universalist physicalism; New combination problem; Philosophy of mind

中图分类号: N031; B022 DOI: 10.15994/j.1000-0763.2025.10.004 CSTR: 32281.14.jdn.2025.10.004

近年来, 泛心论 (panpsychism) 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 被认为有望推进意识问题的

解决。依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当代泛心论的标准定义是, 心理特征 (mentality) 在自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他心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20BZX0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工认知对自然认知挑战的哲学研究”(项目编号: 21&ZD061);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 202406310114)。

收稿日期: 2025年1月24日

作者简介: 王晓阳 (1978-) 男, 江苏泰州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为分析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Email: wxy2018@xmu.edu.cn

林崧驰 (1998-) 男, 福建漳州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与心灵哲学。Email: linsongchi1@stu.xmu.edu.cn

自然界中是基础且遍在的。^[1]由于对上述定义的理解有所不同,目前存在多个不同的泛心论版本,构成性泛心论(constitutive panpsychism)是其中占据主流的观点^①。构成性泛心论者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等具有的宏观意识状态是以特定的方式由基础层面的意识状态构成的^②。如此一来,构成性泛心论原则上就能够以“解释微观物理事物如何构成宏观物理事物”的类似方式(如,水分子如何构成宏观的水),来解释宏观意识的生成机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但可以避免物理主义与二元论目前各自面临的窘境,而且有望为我们提供一幅关于世界万物(既包括物理事物,也包括心理事物)的统一世界图景。虽然如此,但是组合问题(combination problem)一直困扰着构成性泛心论者。^{[2], [3]}

构成性泛心论的一个最新进展是普遍泛心论(universalist panpsychism)^③。([4], p.2999)普遍泛心论认为,可以经由改进构成性泛心论的标准定义,避开组合问题的困扰。普遍泛心论最初由高夫(Philip Goff)提出,随后高夫和勒洛夫斯(Luke Roelofs)等人为它提供了进一步的辩护。他们声称,普遍泛心论不但能有效避开组合问题,而且能为意识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真正希望,因此是比物理主义和二元论都要优越的理论。^{[4]-[9]}

本文大致思路如下:在第一节里,我们将首先介绍泛心论与组合问题,分析高夫等人提出的普遍主义版本的泛心论的缘由,然后提出一个“新组合问题”(new combination problem)。其次,在第二节里,我们将深入讨论普遍泛心论的两个主要理论版本——高夫方案(the Goffian solution, GS)和勒洛夫斯方案(the Roelofsian solution, RS),并且表明这两个

代表性方案目前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新组合问题。再次,在第三节里,我们将构造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物理主义新版本——普遍物理主义(universalist physicalism),并且论证新版本不但成功吸纳了普遍泛心论的优势,而且不会面临新旧组合问题的困扰,因而能为意识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希望。最后,在第四节里,我们将作出总结,并给出最终结论。

一、泛心论与新组合问题

在进入讨论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意识。依据学界的一种通行观点,一个有机体具有某种意识就是,“当且仅当对那个有机体来说,有某种什么样的体验”。([10], p.436)这种体验也常被称为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或感受质(qualia)^④。^{[11], [12]}比如,疼痛的感受、看到成熟的西红柿时的感受等等。

近年来泛心论备受青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关于意识问题的两个常见竞争理论——物理主义与二元论——均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意识,^{[1], [10], [13]-[16]}而泛心论则被认为有望避免上述两者的缺陷,推进意识问题的解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首先,尽管物理主义与二元论有别,但似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那就是均默认了意识乃是自然界中某些宏观对象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其次,物理主义的窘境在于,尽管尝试提供一幅统一的世界图景,但却无法物理地解释(宏观)意识的生成机制。二元论的窘境则在于,尽管能为宏观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或意识提供不同的生成机制解释,但却因此无法为我们提供一幅统一的世界图景。最后,与物理主义和二元论不同的是,

①当代泛心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构成性泛心论”(non-constitutive)或“涌现性泛心论”(emergentist panpsychism)。另一类是“构成性泛心论”。构成性泛心论目前是泛心论中的主流观点。本文主要探讨构成性泛心论的最新进展。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提到的泛心论均指构成性泛心论。

②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假定基础层面是微观层面。

③勒洛夫斯与布坎南(Jed Buchanan)明确使用了“普遍泛心论”(universalist panpsychism)一词。

④在当代关于意识讨论的文献中,“意识”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意识”是指全部的有意识活动,既包括现象状态/现象意识,也包括意向状态/取用意识(access consciousness)。狭义的“意识”则特指现象意识。鉴于本文的知识背景,我们采用了“意识”的狭义用法,凡不做特殊说明,以下提到的“意识”都是指“现象意识”。

泛心论并不认为意识是宏观事物才具有的心理特征，而是认为意识现象或心理特征是基础且遍在的，原则上用同一套解释模式就可以说清楚宏观物理对象的生成机制与宏观心理现象的生成机制。可见，泛心论似乎既能为我们提供一幅统一的世界图景（避免了二元论的窘境），又能用同一套解释模式解释清楚宏观物理现象和（宏观）意识现象各自的生成机制（避免了物理主义的窘境）。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相对于物理主义与二元论，泛心论的理论优势明显。

然而构成性泛心论一直为“组合问题”所困。组合问题最初由西格尔（William Seager）提出，^[2]后来查莫斯（David Chalmers）将其进一步区分为主体组合问题（subject combination problem），质性组合问题（quality combination problem），结构组合问题（structural combination problem）。（[3]，pp.182-183）简言之，组合问题问的是，假如微观粒子具有微观意识，那么（微观粒子所具有的）微观意识究竟是以何种方式组合生成（我们所具有的）宏观意识的^①。

组合问题之所以重要，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一方面泛心论者宣称，微观基本粒子普遍具有微观意识状态（即心理状态是世界的基础特征）。另一方面，常识上，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自然界中只有某些特殊的物种才具有意识活动。例如，多数人认为，人类与某些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红毛猩猩等）以及少部分非灵长类动物（如，渡鸦，海豚等）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活动，但是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座椅板凳也具有意识活动。座椅板凳不仅没有生命，似乎也没有哪怕最微弱的意识活动。因此，泛心论者需要告诉我们的是，给定微观粒子是整个自然界的构成基础，既然都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的，何以有些物种具有意识活动，而另一些则没有？

其次，意识活动似乎具有一种“全有或全

无”（all or nothing）的显著特征^②。因此，如果构成性泛心论者认为只有部分宏观状态是有意识的，那么这意味着自然界中似乎存在一个截然分明的（utterly precise）“意识活动分界点”（D1）。正如高夫所言，“在这条线的某个点处，一定有两个对象，它们在时间上彼此相邻，只是对一个基础粒子进行轻微的调整，就将使得其中一个对象有（宏观）意识而另一个没有意识”。（[6]，p.84）斯蒂芬（Achim Stephan）对此亦有形象描绘：“一个人睡着时的身体和几秒钟前他还醒着的时候的身体是由几乎相同的组成部分组成的（刚从昏迷中醒来的人也是如此）。那么，是什么让基本成分的内在心理属性在其中一种状态下组合到更高层次的经验意识生活中，却阻碍了它们在下一时刻这样做（或者在前一时刻阻碍了它们）？”（[17]，p.345）

位于D1两端的相邻对象，其微观物理构成方面几乎一模一样，然而二者在意识方面却迥然有别。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如果D1的确存在，那么宏观意识的构成机制将明显不同于宏观物理现象的构成机制。为何这么说呢？理由就是，自然界中的物理现象是连续的，而意识现象则并非如此。换句话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截然分明的“微观-宏观物理特征的分界点”（D2），位于D2两端的相邻物理对象，其微观物理构成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其宏观物理特征却截然有别。因此，如果泛心论者宣称可用同一套解释模式来解释物理现象的构成与心理现象的构成。那么将不得不承认D1并不存在。然而，如果D1不存在，那么就有理由相信，意识活动其实并不具有“全有或全无”的特征。可见，在保留意识“全有或全无”特征的前提下，泛心论者将难以兑现其仅用同一套模式来解释宏观物理现象与宏观心理现象的承诺。

有鉴于此，一些泛心论者（如，高夫和勒洛夫斯等人）最近转而考虑构成泛心论的一个改进版，即普遍泛心论。普遍泛心论者认为，

①限于篇幅主旨，本文关注的组合问题是“质性组合问题”，其余两个组合问题需另文论述。如无特殊说明，以下提到的“组合问题”都是指“质性组合问题”。

②这个特征说的是，对于一个个体s而言，要么s具有意识活动，要么不具有。有且仅有这两种情况。这一看法不仅符合大多数人的直觉，而且从逻辑上排除了s同时既具有又不具有意识活动这种情况。

无论在物理的层面还是在心理的层面,自然界中的事物都是连续的,因此D1的确不存在。从普遍泛心论的角度看,自然界中的任何(由微观事物构成的)事物都是有意识的,人类有意识,鸟兽也有意识,树木岩石山川河岳皆有意识,区别仅在于意识的程度与种类。与物理现象一样,意识也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不是微观基础层面普遍存在或某些宏观对象所特有的。如果微观粒子普遍具有意识,(微观粒子任意构成的)宏观对象也普遍具有意识,那么,就微观意识如何构成宏观意识这一点而言,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这就是所谓的“无约束的构成”(unrestricted composition),([6], p.86)即由微观粒子任意构成的复合对象都是有意识的。既然任意构成的复合对象都有意识,组合问题的前提设定——有些复合对象有意识,有些没有——就是虚假的,既然前提为假,组合问题就是个(没有认知意义的)伪问题。可见,普遍泛心论似乎消解掉了组合问题,因而不再为其所困。

然而,仔细考虑一下不难发现,凭借“无约束的构成”一说,普遍泛心论即使能够完美化解(传统)组合问题的威胁,似乎仍需要回答意识构成的具体机制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就是,“意识是无约束构成的”是一回事,“意识构成的具体机制”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即便我们承认意识是无约束构成的(组合问题由此得到消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合理地追问,微观意识构成宏观意识的具体机制。正如我们知道世间万物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但是我们并不因此也就知道了由基本粒子构成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即便我们知道水和铁都是由电子质子中子等微观粒子构成的,我们仍然需要知道,是什么造成了水跟铁的具体区别。可见,有理由相信,即便与传统的构成性泛心论者的处境不同,普遍泛心论不会为组合问题所困,他们仍需要回答如下这个问题:微观意识状态组成宏观意识状态的具体机制究竟

是怎样的?

对于普遍泛心论者而言,这显然是个有认知意义的问题,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虽然与原先的(旧)组合问题不同,但也是关乎微观意识如何组成宏观意识的问题,是关系到意识状态具体组合机制的问题。为区别故,下文统一称之为“新组合问题”(new combination problem)^①。

二、普遍泛心论的两个版本: 高夫方案与勒洛夫斯方案

这一节主要考察普遍泛心论的两个主要版本——高夫方案(GS)和勒洛夫斯方案(RS),我们将论证,这两个方案目前均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新组合问题”。

先来看GS。在高夫看来,微观意识状态之所以能构成宏观意识状态,是因为微观意识状态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非物理的关系——现象绑合关系(phenomenal bonding relations)。凭借现象绑合关系,微观意识状态构成了宏观意识状态。^{[7], [18]}这种看法也被称为现象绑合策略(phenomenal bonding solution)^{[7], [19], [20]}该策略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尽管微观意识状态构成了宏观意识状态,但后者的现象特征并不包含前者的现象特征。也就是说,微观意识状态以一种非物理的方式(现象绑合)构成了宏观意识状态,我们在宏观意识状态中不能找到微观意识状态的“成分”(ingredient)^[20]这种构成关系不像砖块构成的房屋,因为即便房屋建好,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所有的砖块。第二个要点是,我们对于现象绑合关系是“无知的”。理由是,我们不能有效形成对现象绑合关系的“积极概念”。([7], pp.293-294)

GS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学者指出,GS一方面认为微观意识经验“构成”(constitute)了宏观意识经验,另一方面又认为两者之间不具有相似性(即后者的现象

^①简言之,(旧)组合问题关注的是,为何有些复合对象有意识,有些没有。而新组合问题关注的则是,在普遍具有意识状态的情况下,复合对象具有的意识状态为何各不相同。

特征并不包含前者), 这会使得GS面临滑入涌现泛心论的风险。([21], p.79) 因为涌现泛心论者同样会认为, 微观意识经验以某种超出我们认知的特定方式产生了与之完全不同的宏观意识经验。

第二个问题是, GS认为微观经验构成宏观经验的原因是某种超出了我们认知界限的要素。然而, 一旦诉诸某种超出认知界限的要素, 难免有违泛心论的初衷。我们知道, 之所以在意识问题上泛心论宣称可以比物理主义和二元论做得更好, 是因为他们最初承诺了(至少原则上)能够对于宏观意识的构成机制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 如果GS诉诸超出认知界限的要素就难免不会陷入某种神秘主义的泥淖, 如此一来, 也就无法原则上提供关于宏观意识构成机制的具体解释了, 因而将无法兑现其最初的承诺^①。([22], pp.135-136)^{[23], [24]}

下面来看RS。RS是从一个类比开始的。勒洛夫斯首先观察到, 当我看到左边的绿色茶杯时拥有经验A, 看右边的红色铅笔是拥有经验B, 而同时看到左边的绿色茶杯和右边的红色铅笔时, 我拥有了一个复合经验A&B, 这个复合经验以这两个经验(A、B)作为部分。由于复合经验中拥有的绿色体验和单独看茶杯时拥有的绿色体验是相同的经验, 因此宏观经验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共享的”(sharing), 即复合经验中的经验部分和该部分作为单独的经验时是相同的。勒洛夫斯进一步认为, 如果泛心论者能够将宏观意识经验(部分)-宏观意识经验(整体)之间的共享关系, 推广至微观意识经验(部分)-宏观意识经验(整体)之间, 那么就能够理解微观意识经验是如何构成宏观意识经验的了。([21], p.79)

为此, 勒洛夫斯提出了一条关于意识经验的普适原则, 他称之为“经验继承”(Experience Inheritance, 以下简称EI):

聚合物(aggregate)x的一部分正在经历经验(实例化一个经验属性)时, x也会经历同样(same)的经验。([8], p.79)

举例来说。假设粒子S1正在经历微观经验A, 另一个粒子S2正在经历微观经验B, 依据EI, 这两个粒子的聚合物S3就同时正在经历A和B, 这里, 宏观意识经验和微观意识经验的关系是一种共享关系, 而不是GS所宣称的构成关系。([8], pp.75-120)

RS是如何处理组合问题的呢? 下面以质性组合问题(quality combination problem)为例, 加以说明。质性组合问题问的是, 微观意识具有的少量质性特征如何构成了宏观意识状态具有的丰富多样的质性特征。([3], p.183) 这个问题有时也被称为“调色板问题”^②。^[1] ([3], pp.204-206) ([8], pp.137-145)

我们知道, RS认为宏观意识经验与微观意识经验之间是共享关系(EI), 如果再坚持微观质性是少量的, 那么就会陷入如下一个两难: 一方面, 依据EI, RS认为微观经验和宏观经验之间是共享关系, 因而微观经验与宏观经验具有一样丰富的质性特征。但是, 这样一来, RS就不能同时再坚持微观经验的质性特征是少量的(即没有宏观经验那么丰富); 另一方面, 如果RS坚持认为, 宏观经验的质性特征比微观经验的质性特征丰富得多, 那么就无法同时再坚持微观经验与宏观经验之间是共享关系, 这就相当于放弃了EI。放弃EI, 就意味着RS失败了。为了摆脱此两难, 勒洛夫斯提出了所谓的“彻底混合假说”(Radical confusion hypothesis, RCH):

我们从最小部分所继承的微观经验都是彻底混合在一起的。([8], p.129)

这里, “混合”被定义为: “对某个主体来说, 如果该主体不能通过注意(attending)其中一个(经验)而不同时关注另一个(经验)

①两点说明:(1)进一步的分析, 可参见相关论述。(2)米勒(Gregory Miller)试图将“共意识”(co-consciousness)关系看作是现象绑定关系的一个实例, 试图提供一种积极的现象绑定概念, 从而维护住泛心论的初衷。对此, 下文很快会有所涉及。我们将指出, 与勒洛夫斯的方案一样, 米勒的方案同样存在类比不当的问题。因此, 在这个类比不当问题得到有效处理之前,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米勒的观点是合理的。

②调色板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大调色板问题和小调色板问题。勒洛夫斯回应的是后者。限于篇幅, 不再展开讨论。

来区分它们时,这两种经验就是相互混合的^①”。([8], p.124)([21], p.85)根据RCH,尽管微观经验就在我们的宏观经验之中,然而微观经验却与我们熟悉的宏观经验截然不同,被认为是一种“异形经验”(alien experience)。([8], p.142)对于我们(人类)而言,由于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这些异形经验是“无法想象却可以设想的”(unimaginable but conceivable)。([8], p.142)如此一来,我们并不能一一分辨出宏观经验中的微观经验成分。因此实际情况应当是,微观意识所具有的质性特征(即异形经验)的确是稀少的,宏观经验之所以显得丰富,只是因为这些微观异形经验相互混合在一起无法得到有效分辨显得丰富而已。([8], pp.130-131)因此,宏观意识的质性特征与其组成部分的微观意识的质性特征依然是共享的。因此RS宣称,只要承认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并借助RCH,就能摆脱上述两难的困扰,成功化解EI与调色板问题之间的表面冲突。

然而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可能不像RS宣称的那样乐观。首先,尽管勒洛夫斯批评高夫的现象绑合关系过于神秘,但RS同样借助了认知局限性来缓解EI与调色板问题之间的张力,因此RS也会面临神秘主义的质疑。也就是说,一旦诉诸RCH,那么就如同承认我们原则上无从知晓现象绑合关系一样,RS相当于承认了,原则上无法做到为我们提供“微观意识经验如何彻底混合”的具体机制说明。如果无法提供这样的机制说明,那么我们就始终不清楚,为何一堆“无法想象却可以设想的”

的陌生异形经验能够奇迹般地混合成我们所熟悉的宏观经验。哪怕我们熟悉的宏观经验都是因某种认知局限所致的幻觉,我们依然可以合理要求RS的支持者给出这种幻觉产生的具体机制说明。对此,RS的支持者或许会回应说,即使无法提供具体机制说明,只要我们接受EI和RCH,就可以有效避开新组合问题。避开了新旧组合问题,已经足够(即兑现了泛心论的最初承诺)。有理由相信,这个回应是无效的。理由就是,我们知道,RS提出RCH的依据在于认知局限性,而认知局限性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辩护。因此,RS的支持者要么能够为认知局限性提供有效辩护,要么能给出有关彻底混合机制的具体说明,否则我们还没有理由相信RCH。如果没有理由相信RCH,那么就意味着,RS并不算是一个关于新组合问题的有效处理方案^②。

其次,更要命的是,如果微观经验的确是完全陌生的(无法想象),那么我们将原则上无法找到任何一个关于异形经验的陈述的成真条件或者满足条件,而这就意味着任何关于异形经验的表述都将是没有认知意义的命题。如果关于异形经验的任何命题都是没有认知意义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异形经验是真实存在的^③。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所有支持微观经验是异形经验的人(包括RS的支持者)来说,这都会是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④。 [22]

第三,即便EI是一条在某些宏观意识经验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适用的原则,也不能保证EI就是一条在一切宏观意识经验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普遍适用的原则。给定认知能

①值得一提的是,在勒洛夫斯看来,“混淆”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认知能力具有局限性。这一局限性会导致我们(原则上)无法一一分辨清楚复合经验的最小成分。这种无法区分最小成分的“混淆”也被他称为“强混淆”(robust confusion)或“彻底混淆”(radical confusion)。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复合经验作为一个无法被区分的整体被主体经验到,勒洛夫斯将这种经验现象称为“现象融合”(phenomenal blends)。

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GS还是RS,都不再为旧组合问题所困扰。区别在于,对于GS而言,仍需回应新组合问题(即现象绑合关系的具体机制)。而对于RS而言,除非能为RCH的合理性提供有效辩护(要么具体说明彻底混合的机制,要么合理辩护认知局限性),否则无法有效摆脱新组合问题的困扰。

③值得一提的是,异形经验与他心问题涉及的他人或其他存在着(比如,蝙蝠)的意识经验截然不同。理由是,绝大多数他人的意识经验似乎都是可想象的,即使有些意识经验(比如,蝙蝠的意识经验等)似乎不可想象,但是关于(他心问题中涉及到的)意识经验的任意一个陈述原则上都是可以找到成真条件或满足条件的。这里的争议只在于,要依据怎样的证据或者理由来挑选,因而哪些条件才是合适的。比如,可供考虑的证据或理由选项有,社会认知的显见与合理性,或者言语行为的一致性,又或者神经生理层面的相似性等等。与之不同的是,关于前者(异形经验)的陈述原则上则是无法找到成真条件或满足条件的,因而是无认知意义的。

④在最近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里,我们也提出过类似的批评。

力存在局限, RS需要给我们提供额外的理由或证据以确保, EI的确可以由认知界限内适用拓展至认知界限外也同样适用。遗憾的是, 勒洛夫斯并未向我们提供这类理由或证据。因此没有理由相信, EI会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①。 ([23], p.554)

最后, 依据EI, 心理属性是继承的。也就是说, 微观意识状态与其构成的宏观意识状态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或不变性。然而大部分物理属性不是这样。微观物理属性与(其构成的)宏观物理属性之间往往并不具有相似或不变的特征。以形状为例。假定桌子是长方形的, 然而构成它的所有粒子并不具有长方形这一属性。对此, 勒洛夫斯的建议是, 应当区分两类属性, 一类是“分割不变的属性”(division-invariant), 另一类则是“可理解地相对可分割的属性”(intelligibly division-relative)。([8], p.84)所有的心理属性都属于前者, 一些物理属性(如, 空间位置、因果力、质量等等)也属于前者, 而另一些物理属性(如, 形状、熔点等)则属于后者^②。([8], pp. 83-91)因此, 由前者构成的宏观属性(无论心理的还是物理的)都是继承的, 由后者构成的则不是。问题是, 即使像因果力和质量这些物理属性是继承的, 还有许多物理属性并不是继承的。例如, 基本粒子(假设电子)具有自旋性, 而宏观物理对象没有。所以, 即使是基础物理属性, 似乎也只有一部分是继承的, 另一部分则不是。既然如此, 同样作为基础属性, 为什么心理属性如此特殊, 全部都是继承属性? 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心理属性如此特殊呢? 勒洛夫斯并未就此给出回答。

小结一下。RS仍面临的四点质疑是, 第一,

RS需要为RCH的合理性提供辩护; 第二, RS需要为异形经验的真实性提供辩护; 第三, RS需要为EI的普适性提供辩护; 第四, RS需要为心理属性的普遍继承性提供辩护。因此, 在这四点质疑得到有效处理之前,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 RS会是个令人满意的泛心论方案。

三、普遍物理主义： 一个物理主义的新版本

在本节中, 我们将尝试吸纳普遍泛心论的优势理论资源, 构建一种物理主义的新版本——普遍物理主义, 并且表明, 在对意识问题的处理上, 普遍物理主义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可行的。在此之前, 先来回顾一下泛心论与物理主义的标准定义, 或许是有益的:

泛心论 =_{df} 心理特征在自然界中是基础且遍在的。^[1]

物理主义 =_{df} 一切都是物理的, 或者一切都随附于物理的^③。 [25], [26]

初看上去, 普遍主义似乎天然亲近泛心论。因为从上述定义可知, 泛心论要求心理特征是遍在的。但仅凭这一点, 还不算是泛心论, 还须加上另一条限制(即意识状态是基础的)才行。当然, 普遍泛心论的支持者或许会回应说, 一旦我们承认了普遍主义, 承认了意识状态的遍在性, 那么基础层面的事物(如, 电子)也就具有某种程度的意识状态了, 这不已然就是泛心论者所认为的那样, 意识状态是基础的吗? 有理由相信, 这个回应是无效的。理由是, “意识状态存在于基础层面”并不等同于“意识状态是基础的”, 而且由前者也无法直接推出后者^④。 [27]

①与勒洛夫斯思路类似, 米勒也认为, 虽然我们无法内省到微观意识状态与宏观意识状态之间的关系, 但可以通过所谓的“类比拓展”(analogical extension), 将共意识关系类比拓展至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之间, 从而说明不同的微观意识状态通过共意识这种现象绑定关系构成宏观意识状态。这里的分析对米勒的思路也适用, 因此我们同样没有理由相信, 这一类比是合理的。

②哪些物理量属于前者, 哪些属于后者, 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

③实际上还有更多种表述物理主义的方式, 如实现物理主义(realization physicalism), 构成物理主义(constitutive physicalism)等, 而随附物理主义则被普遍认为是关于物理主义的最小表述。

④两点说明:(1)在与勒洛夫斯的电子邮件通信中, 我们提到, 普遍泛心论不能仅由普遍主义本身推出, 还需要承诺心理状态是基础属性, 才能得出普遍泛心论。勒洛夫斯对此明确表示同意;(2)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艾尔特(Torin Alter)在关于基础性与物理主义的讨论中也做出了类似区分。

从形而上学上讲,“意识状态存在于基础层面”的意思是,在基础的层面有意识状态存在着,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意识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基础状态。而“意识状态是基础的”的意思则是,意识状态本身是一种基础状态,是可以作为其他状态(如,物理状态等)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至少存在如下两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情形:第一种(情形A),意识状态普遍存在(既包括非基础层面也包括基础层面),虽不是基础属性,却能够被基础的属性所“构成”;第二种(情形B)则是,意识状态普遍存在,也是一种基础属性,可以构成其他非基础的属性。不难看出,普遍泛心论只在情形B中才成立。在情形A中,心理属性虽然也在基础层面存在着,但并非基础属性,而是被其他基础属性(如,基础物理属性)所构成的。又依据泛心论的定义,心理属性必须是基础属性。由此可知,在情形A中,普遍泛心论并不成立。

仔细考虑一下还会发现,在情形A中,如果心理属性只是在基础层面存在但不是基础属性,而是由基础的物理属性所构成,那么依据上述物理主义的定义,物理主义在此情形中将会成立。如果这种构成方式遵循的是普遍主义所谓的“无约束的构成”,那么我们就将得到物理主义的一个新版本——普遍物理主义(universalist physicalism)。

多尔西(Jonathan Dorsey)似乎也曾借助如下这个思想实验表达过类似观点:

假设你正在操作一台原子碰撞机,你认为你发现了一个物理简单物(physical simple),即没有适当部件的物理事体(entity)。你发现它具有某些属性,如(比如)自旋、质量、对夸克的某些影响、测量时明确的空间位置等等。但现在,想象一下上帝来拜访你,向你保证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简单物,但它也

具有心理属性。([28], p.219)

在上述思想实验中,心理属性的确存在于基础层面,但并不是形而上学上基础的。因为在此情形中,(上帝向你保证的是)这个简单物也具有心理属性,只不过这些心理属性都是由物理属性所构成的。

如果只是认为心理属性是由(基础)物理属性构成的,那么这会是一种还原物理主义的立场。然而,如果再次考察物理主义的上述定义就会发现,物理主义只要求其他属性随附于物理属性,并不要求被物理属性所构成。因此,如下情形(情形C)也是形而上学可能的:意识状态普遍存在(既包括非基础层面也包括基础层面),虽不是基础属性,却能够随附于基础的属性^①。^[29]可见,如果我们只接受“心随附物”的最小承诺,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普遍物理主义的弱版本。这个弱版本并不承诺心理属性由物理属性所构成,因而并不一定属于还原物理主义的阵营,也可以属于非还原物理主义的阵营^②。至此,我们实际上得到了普遍物理主义的强弱两个版本。无论哪一个版本,都不会与物理主义的上述定义相违背。

下面来看看普遍物理主义会具有怎样的优点。我们知道,一方面,传统的物理主义者往往以为意识现象是宏观现象,是在演化链条中间的某个环节“突然”出现的新奇特征。另一方面,演化论却告诉我们,自然界是个连续统,演化过程只会将预先存在的过程塑造得更复杂,并不会产生任何(从未出现过的)新奇特征,该原则也被称为“演化连续性原则”。([22], p.134)因此,如果我们结合物理主义和演化论来一起考虑,就会发现(传统的)物理主义与演化连续性原则之间很可能存在冲突。这就是所谓“演化连续性与意识新奇性”之间的张力问题。传统的物理主义似乎难以解释这个问题,

①值得一提的是,严格说来,在情形C中,普遍泛心论并非一定不成立。因为随附关系只是一种单向协变关系,并不承诺随附属性(这里指基础物理属性)要比被随附属性(这里指基础层面存在的心理属性)在形而上学上更基础。由此可知,泛心论与物理主义并非是(原则上)不兼容的。理由就是,心理属性随附于物理属性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比前者更基础。在承诺“心随附于物”的同时,依然可以坚持心理属性是基础属性。尽管这一点似乎很罕见,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②弱版本究竟属于还原物理主义还是非还原物理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界定心理属性与物理属性之间的“随附关系”。比如,如果是弱随附,则属于非还原物理主义,如果是强随附,则属于还原物理主义。

而泛心论则被认为对此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22], pp.133-134)

然而, 与传统的物理主义相比, 普遍物理主义则不会面临张力问题。理由就是, 普遍物理主义认为, 意识状态并不是在演化链条中间的某个环节突然出现的, 而是在演化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存在, 而且遍布出现于演化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处。尽管在不同环节处的意识状态或许有不同程度的区别。但是这丝毫不会妨碍意识状态在演化链条上的连续分布特征。可见, 意识并不具有新奇性, 因而并不会与演化连续性原则相冲突。

与泛心论相比, 普遍物理主义也无需担心组合问题的困扰。理由就是, 依据上述定义, 普遍物理主义只需承诺心理属性随附于物理属性, 原则上就已经维护住了自身的基本立场。即便无法具体说明“为何心物之间存在随附关系”也无妨, 因为依然可以合理解释“为何给不出这样的具体说明”。例如, 可以诉诸自然演化所导致的某种认知局限性^①。^[30]

由此可见, 普遍物理主义积极吸收了普遍泛心论的优势资源, 不但不会为传统物理主义的张力问题所困, 原则上也无需面临(旧或新)组合问题的困扰。

结 论

是时候做个总结了。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中的核心难题。以往的争论一直在物理主义与二元论之间展开。最近十多年, 一度销声匿迹的泛心论开始重新受到学界青睐,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当代泛心论者宣称在意识问题上比物理主义和二元论可以做得更好。构成性泛心论是当代泛心论的主流, 但是长期为

组合问题所困。为了解决组合问题, 一些泛心论者最近提出了一个泛心论新版本——普遍泛心论。普遍泛心论可以有效避开(旧)组合问题。在本文中, 我们首先提出了一个“新组合问题”, 其次深入考察了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普遍泛心论方案——高夫方案(GS)和勒洛夫斯方案(RS), 并且表明, 无论是GS还是RS目前均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新组合问题。因此有理由相信, 普遍泛心论即便能避开旧组合问题, 也会为“新组合问题”所困。最后, 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积极吸收普遍泛心论的优势资源, 构建了一种物理主义新版本——普遍物理主义。我们论证了, 新版本不但能有效缓解(传统物理主义绕不开的)演化连续性与意识新奇性之间的张力, 而且能有效避开(构成性泛心论绕不开的)新旧组合问题。因此有理由相信, 普遍物理主义能够为推进意识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 [1] Goff, P., Seager, W., Allen-Hermanson, S. 'Panpsychism'[EB/OL].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anpsychism/>. 2022-05-13.
- [2] Seager, W. 'Consciousness, Information, and Panpsychism'[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995, 2(3): 272-288.
- [3] Chalmers, D. 'The Combination Problem for Panpsychism'[A], Brüntrup, G., Jaskolla, L. (Eds.) *Panpsychism*[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79-214.
- [4] Roelofs, L., Buchanan, J. 'Panpsychism, Intuitions, and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9, 176(11): 2991-3017.
- [5] Goff, P. 'There is No Combination Problem'[A], Blamauer, M. (Ed.) *The Mental as Fundamental: New Perspectives on Panpsychism*[C], Frankfurt: Ontos Verlag, 2010, 131-

①两点说明:(1) 不难理解, 一方面, 如果(构成性)泛心论无法有效解决(新旧)组合问题, 那么就无法兑现其最初承诺, 因而在意识问题上就并不比物理主义或二元论做得更好。另一方面, 即便普遍物理主义无法回答基础物理属性如何构成心理属性或者心理属性为何随附于物理属性这样的问题, 至少也不会比普遍泛心论(以及其他类型的构成性泛心论)做得更差。(2) 有理由相信, 普遍物理主义不会为这类问题所困扰, 一个供考虑的备选方案是, 同样诉诸认知局限性来为普遍物理主义做辩护, 但是进一步说明为何这种认知局限性是合理可接受的。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GS或RS还是普遍物理主义, 似乎都要诉诸某种认知局限性(尽管各自对于认知局限性的理解可能存在不同), 关键区别在于, GS和RS没有为各自依据的认知局限性提供有效辩护, 而普遍物理主义则可以为其依据的认知局限性提供有效辩护, 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 140.
- [6] Goff, P. 'Orthodox Property Dualism+The Linguistic Theory of Vagueness=Panpsychism'[A], Brown, R. (Ed.) *Consciousness Inside and Out: Phenomenology, Neuroscience, and the Nature of Experience*[C], Berlin: Springer, 2013, 75-91.
- [7] Goff, P. 'The Phenomenal Bonding Solution to the Combination Problem'[A], Brüntrup, G., Jaskolla, L. (Eds.) *Panpsychism*[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83-302.
- [8] Roelofs, L. *Combining Minds: How to Think about Composite Subjectiv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9] Roelofs, L. 'Is Panpsychism at Odds with Science?'[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21, 28(9-10): 116-128.
- [10] Nagel, T.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4, 83(4): 435-50.
- [11] Kim, J. *Philosophy of Mind*[M]. Third Edition,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2011.
- [12] Block, N. 'On a Confusion About a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J]. *Brain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995, 18(2): 227-247.
- [13] Chalmers, D. *The Conscious Mind: 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4] Chalmers, D. 'Panpsychism and Panprotopsyism'[A], Brüntrup, G., Jaskolla, L. (Eds.) *Panpsychism*[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47.
- [15] Levine, J. 'Materialism and Qualia: The Explanatory Gap'[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83, 64: 354-61.
- [16] Strawson, G. 'Realistic Monism-why Physicalism Entails Panpsychism'[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06, 13(10-11): 3-31.
- [17] Stephan, A. 'Emergence and Panpsychism'[A], Brüntrup, G., Jaskolla, L. (Eds.) *Panpsychism*[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34-348.
- [18] Goff, P. 'Why Panpsychism Doesn't Help Us Explain Consciousness'[J]. *Dialectica*, 2009, 63(3): 289-311.
- [19] 陈敬坤. 物理主义泛心论: 组合问题及现象绑定策略[J]. 学术月刊, 2020, 52(5): 30-38.
- [20] Goff, P. *Consciousness and Fundamental Real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1] Roelofs, L. 'Consciousness, Revelation, and Confusion'[J]. *Dialectica*, 2020, 74(1): 61-93.
- [22] 王晓阳、林崧驰. 微观心灵存在吗?——构成性泛心论的两个疑点[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0(5): 132-139; 171.
- [23] Miller, G. 'Forming a Positive Concept of the Phenomenal Bonding Relation for Constitutive Panpsychism'[J]. *Dialectica*, 2017, 71(4): 541-562.
- [24] Miller, G. 'A Reply to S Siddharth's "Against Phenomenal Bond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Analytic Philosophy*, 2022, 18(1): (D1)5-18.
- [25] Stoljar, D. 'Physicalism'[EB/OL].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hysicalism/>. 2021-05-25.
- [26] 王晓阳. 物理主义不等于物理学主义——表述物理主义的一个新方案[J]. 学术月刊, 2020, 52(5): 15-29.
- [27] Alter, T. 'Physicalism and Fundamental Mentality'[J]. *Synthese*, 2024, 204(2): 1-18.
- [28] Dorsey, J. E. 'On the Supposed Limits of Physicalist Theories of Mind'[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1, 155(2): 207-225.
- [29] Kim, J. 'The Mind-Body Problem After Fifty Years'[J].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1998, 43: 3-21.
- [30] 王晓阳. 自然界没有奇迹吗?——自然主义与奇迹的兼容论[J]. 哲学研究, 2020, (5): 117-126.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